

<<東京灣閒話>>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東京灣閒話>>

13位ISBN编号：9789573265702

10位ISBN编号：9573265702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时间：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李長聲

页数：23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東京灣閒話>>

前言

我住在東京灣邊上。

東京以前叫江戶，但東京灣不叫江戶灣。

這片海在江戶城(今皇城)腳下，就叫江戶前的海。

從江戶前的海裡打的魚叫江戶前的魚，料理成美味，叫作江戶前料理。

東京的大街小巷，到處可見「江戶前」招牌。

江戶前三大料理：握壽司、烤鰻魚、炸天麩羅，起先都屬於庶民快餐，江戶年間是出攤叫賣的，而今成為日本代表性饌。

握壽司本來興起於江戶，只見廚師手指麻利地抓起「舍利」(加了醋、鹽以及糖的米飯)握成型，蓋上生魚片甚麼的，兩相結合，便遞到客人面前，倘若動作誇張點，就如同音樂指揮了。

江戶前壽司很珍重「小鱈」，甚而與金槍魚並舉為橫綱；這種小魚腹白背青，有幾排黑點，需要用醋、鹽淺漬一兩晚，好吃不好吃，最能夠看出廚師的技藝，因為一般魚任其天然滋味，而「小鱈」跟「舍利」一樣，是必須加工的。

「江戶前」，最初是指從江戶城左近的河海裡捕撈的鰻魚，而遠從利根川運來的鰻魚沒人氣。

江戶前鰻魚肥，東京烤鰻魚就比關西多一道工序——蒸，蒸掉些油脂。

現今烤鰻魚大都是養殖的，「江戶前」已徒有其名，這三個字主要是誘惑傳統與新鮮的感覺罷。

絮叨「江戶前料理」，與我索居於此地並無關涉，雖然三樣都愛吃。

東京灣被東京都、神奈川縣和千葉縣三面圍繞，寒舍所在的浦安是千葉縣地界，處於灣盡頭。

傳說有一位開天闢地的神給日本起名子，就叫作浦安之國。

當年一下子看中，只因它遠離車道，不聞輪胎喧，卻不料窗前一條河，雖然漁村都夷為平地，平地起高樓，但河裡仍殘存漁船，一大早出海，呼嘯而過。

更沒想到天上有飛機，朗朗夜空，能辨出一個個透亮的舷窗。

更稀奇的是，常見好幾架飛機同時在天上飛，由遠而近，由近而遠。

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需要有一點阿Q精神，就當是浦安一景罷，即所謂「風物詩」。

千葉縣成田市有成田國際機場，但這裡望見的飛機是東京都內的羽田機場起起落落的。

羽田機場的正式名稱是東京國際機場，自1978年成田機場——新東京國際空港啟用，原則上成田飛海外，羽田飛國內。

不久前民主黨上台執政，主管國土交通的部長揚言把羽田機場打造成國際樞紐化機場，以改變簡直把韓國仁川機場當作日本樞紐化機場的現狀。

軒然起大波，與成田機場利害攸關的地方勢力聯手抗議，於是話又改成了「一體活用」。

日本要「觀光立國」，很需要有一個便利的機場，但不少國民出遊世界各地，跑到仁川起飛，圖的是便宜，這便宜只怕日本就難以做到。

從天上收回眼光，還是看眼下的河，它是叫境川。

海漲潮時河水往上流，退潮時往下流，我這個從大陸來的人滿腦子一江春水向東流，糊塗了好些時候。

東方紅，太陽從太平洋上升起，日本也枉叫了日本。

河裡時有魚跳出來，身子打挺，銀光一閃又跌入水中，確然有玉尺之感。

兩岸多釣徒，釣一種小魚，叫蝦虎魚，小如蝦，虎頭虎腦，說是拿回家裡做天麩羅。

蝦虎魚種類繁多，已發現兩千多，當今天皇即從事分類研究，還有以他的名諱「明仁」命名的新種。

春回水暖，人們下到河裡撈蛤仔。

不遠處還有一大片泥灘淺海，舊江戶川挾來泥沙在入海口積成的，叫三番瀨，盛產「江戶前」紫菜、蛤仔等。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各地高揚「精衛道」，轟轟烈烈地造地，較容易填埋的三番瀨更不能倖免。

後來市民覺悟了保護自然，還選了主張將填海計畫變成廢紙的人當知縣，終於救下了部分三番瀨。

附近有皇家鴨場，專供皇族達官打野鴨子遊樂，當然是禁地。

千葉縣富津岬與神奈川縣觀音崎隔海相對，構成關口，江戶時代曾設置砲台，把守東京灣(內灣)

<<東京灣閒話>>

發展是硬道理，東京灣沿岸鋼鐵廠、化工廠接踵而起，櫛比相連，西有京濱工業地帶，東有京葉工業地帶。

世界超大級的新日鐵君津煉鐵廠座落在東岸，山崎豐子的小說《大地之子》《華麗家族》改編為電視劇，都曾在這裡攝制。

駕車奔馳，從富津岬到觀音崎，一灣海水幾乎被鋼筋混凝土團團圍住，沒有幾處像台場那樣能賞玩海景的地方。

吉田修一的小說《東京灣景》裡，男主人公高中畢業，從地方來到東京，找工作頭一回去品川碼頭，陷入錯覺，彷彿自己的身體走著走著漸漸縮小了。

在寬闊的灣岸道路上，拖車上裝載集裝箱的汽車轟鳴著奔馳，路上不見人影，只林立著巨大的倉庫。

譬如倉庫前孤零零站立的可樂自動販賣機，彷彿這裡也做得比標準大。

是混進了巨人國，還是自己變成了小人呢 近年出現一群「工廠萌」，大概就喜歡這種被巨大壓倒、甚而壓出自己的渺小來的感覺。

煤煙蔽空，污水橫流，人們嗷嗷地回歸自然，而歷史螺旋式發展，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君津煉鐵廠變成「綠色與太陽的煉鐵廠」，企業文化不侷限於企業之內，與居民共建地域文化，人們又回歸城區。

迷工廠景觀，基本是遙望，從煙囪、管道、儲罐看出「構造美」以及「廢墟美」，雄偉而獨特。

我卻喜歡走進街巷，看大敞四開的工廠、作坊，能看見人。

恐怖小說家鈴木光司被他那當文藝評論家的老同學福田和也貶得一錢不值，他寫過千里眼，若真有這樣的眼光縱貫東京灣，站在浦安海濱南望，能望見富津岬或觀音崎。

那裡通渡船，可擺渡汽車，東西往來只須半個多小時。

如果說這條航線是東京灣的項圈，那麼，從神奈川縣川崎市到千葉縣木更津市的高速路就是一條腰帶。

全長十五公里，大約十公里隧道，五公里橋樑，連接其間的人工島「海螢」很好玩，假日裡人滿為患，也為樂。

挖掘海底隧道的刀片被樹為紀念碑，遙望像一瓣柑橘，其巨大也足以震撼「工廠萌」。

京濱工業地帶和京葉工業地帶在浦安一帶斷開，這裡有迪斯尼樂園，相鄰是東京都的葛西臨海公園。

背對東京灣，夕陽西下，富士山漸漸在天際浮現一個黑影。

此刻在大陸，天還亮著。

太陽升得早，落得也早。

來日本廿余年，至今仍然是旅居的心情，但想到「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那就住在哪裡都一樣。

日本的旅遊傳統帶有宗教性，當初建鐵路不少就是為朝山拜廟，如京成線，本來是為了東京人前往成田山朝拜，後來又通到機場。

對故鄉與文化天然眷戀，中國人到哪裡都難以融入當地環境中，夢魂縈繞於過去，時而看日本不是日本，時而看日本還是日本。

走累了腿，看累了眼，酒可以給一段行旅打上完美的句號 - - 掀帘鑽進小酒館，赫然一聲「您來啦」。

二 九年十一月九日 高洲酒徒記於浦安市高洲

<<東京灣閒話>>

内容概要

日本世相精彩多樣，要能看穿繁華表層底下，非得有駁雜閱讀人物、展演、書報所得之獨到眼光。

冷眼熱腸知日者李長聲，舉杯推出【閒話】系列第三作，依舊笑語盈盈酒氣酣暢，筆下指點文壇恩仇社會萬象，從總理看漫畫、混浴與捕鯨、演歌與酒館，到寫俳句的諾貝爾文學獎評審馬悅然、並美畢卡索的傳奇陶藝家飲食家魯山人、漫遊東京的永井荷風、討厭太宰治的三島由紀夫……其間夾雜一問：「作家應該跟編輯睡覺嗎？」

爽利文風讓人展卷痛快，不覺天空現出魚肚白。

<<東京灣閒話>>

作者簡介

李長聲

一九四九年出生。

曾任日本文學雜誌編輯、副主編。

一九八八年起僑居日本，任職出版教育研究所，專攻日本出版文化史。

長期為北京、台北、上海、廣州等地報刊雜誌撰寫專欄，被譽為「文化知日者」，其創作以隨筆為主，深入剖析日本風土人情及日本文壇、出版話題，敘事簡練，輕鬆多致，寥寥數筆，即得畫龍點睛之妙。

在台已出版有《居酒屋閒話》《風來坊閒話》《吉川英治與吉本芭娜娜之間》，並譯有《隱劍孤影抄》《黃昏清兵衛》等多種。

<<東京灣間話>>

書籍目錄

東京的胡同
遊覽隅田川
寫真異聞
混浴的復興
牛文化及其肉政治
捕鯨之辯
大黑柱
鼓上「巴」
祭
貴人的牛車
朝顏
忠臣藏
「師走」碎語
太宰治的臉
永井荷風的東京
風俗慎太郎
白洲次郎的英國派頭
魯山人與畢加索
江藤淳遺書
東野圭吾黑笑文學獎
本來多麼好的推理
偶遇西村京太郎
日向子畫鬼
阿久悠的憲法
馬悅然的俳句
高岡倉松照天心
無賴安吾
作家與學歷
作家應該跟編輯睡覺嗎
天空現出魚肚白
譯與不譯之間
和文漢讀法猜想
魯「直」與錢「化」
明天刮甚麼風
文化的時間與空間
從高雅到低俗
老照片的背面
君從何處來
揣著明白裝曖昧
說壞話的樂趣
總理的漫畫及白字
一部日本小說與兩度世界危機
討厭那孩子
搞笑藝妓
米其林指南東京

<<東京灣閒話>>

綜合雜誌的終焉
美一瞬，美一生
東京的酒館

<<東京灣閒話>>

章節摘錄

日本有一個研究英國文學的，叫深瀨基寬，既能翻譯，又能寫自己的東西，還很會喝酒。他說，喝酒時講大家都討厭的朋友的壞話當下酒菜最來勁兒，不過，第二天醒來也覺得回味不佳，自我嫌惡。

這事是從河盛好藏的書裏讀來的。

他還寫到江戶時代有一個叫村田春海的，說「最喜歡烤鰻魚和說人壞話」。

現代有五大樂趣，河盛把說人壞話舉為第一，因為下棋有人不會，說壞話卻無人不能，隨時隨地對任何人都可以行此樂趣，而且不用付一文錢。

三五友湊一桌，酒過三巡，說起某位朋友的壞話，興致使勃然，一般不會有誰偏較真，替他來辯護，一臉的正義。

酒桌上最討厭談正事，論學問，人家可能眼盯著不好出手的菜碟做恭聽狀，過後卻要說他的壞話。

似乎中國人喝酒更喜歡講黃段子，議論國家大事，尤其是那些關於國家大事的黃段子，個個好像政治家，雖然真有了選舉，未必去投票。

最妙的是有人赴宴好像意不在酒，頂莊舞劍，就是來講來聽黃段子的。

中國人關心國家大事並非始作俑於文化大革命，而是老傳統，據說過去茶館裏就貼著莫談國是的告示。

莫談也好，你們要關心也好，這種癖好或許與改朝換代有關。

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攸關著身家性命，不能不分心。

河盛好藏寫道：我們未必只是出於惡意說人壞話，相反，嘀咕壞話常常是友情的表現。

人這東西，越親密對夥伴越求全責備，這是常事，而且理所當然。

求全責備常是用說壞話的形式來表現。

完全沒興趣說一個對自己來說無所謂的人的壞話。

所以，應該經常傾聽友人說的壞話，不要那傢夥淨說我壞話就急於絕交。

不大被人說壞話的人倒需要反省一下，是不是自己只有些泛泛的朋友。

總是看對方的臉色說話，這樣的交往可受不了。

壞話不會被誤解，對方能心領神會，這樣的朋友才是最理想的。

說壞話也是一種才能。

帶友情的壞話比奉承更難。

若沒有說壞話的才能，還是緘默一笑為好。

當然也會有出於恨鐵不成鋼的壞話，但恐怕壞話更多是平素有所不滿，不好當面說，便拿到酒桌上發洩。

記得誰說過：兩個女人不在背後說對方的壞話，那她們就算是朋友了。

其實，男人也一樣。

女人說壞話或許是出於本能，而男人呢，即便喝醉了酒，說人家的壞話往往也別有居心，至少是嫉妒。

與人為伍，容易誤以為自身也該是那麼個水準，倘若自身是不可能拔高的了，就只有貶低別人。

魯迅曾講過一個故事：「在一部舊的筆記小說--我忘了它的書名了--上，曾經載有一個故事，說明朝有一個武官叫說書人講故事，他便對他講檀道濟--晉朝的一個將軍，講完之後，那武官就吩咐打說書人一頓，人問他什麼緣故，他說道：『他既然對我講檀道濟，那麼，對檀道濟是一定去講我的了』」

魯迅認為這武官神經衰弱，可是，如果我們追究一下他的神經為什麼衰弱了，大概還是被現實嚇出來的。

跟你說別人的壞話，到了別人那裏也會說你的壞話，這確是常事。

關於酒的喝法，河盛還寫道：「對方要是朦朧了，自己也應該一起朦朧，決一雌雄。

所以，能喝的人應該比不能喝的人加速喝，必須讓對方幾杯。

雙方都同樣程度醉，彼此酒醒之後也不覺得難為情。

<<東京灣閒話>>

對方不醉，自己的醉態被一一記著，那可最要命。

所以酒桌的事哪兒喝哪兒了，忘掉它，即便記得也要裝作忘了，這是規矩。

」此話說得好，我要補充的是，沒醉酒的人更不要買好，把酒桌上的壞話傳到本人耳朵裏去。

場合不同，壞話的趣味和份量也不同，就可能引起誤解乃至反目，這可是仁義。

河盛好藏的這本小書寫了三十多則人生處世的作法，是一本「論日本人的修養」。

最初刊行於日本經濟起飛在即的一九五八年，夠舊的了，卻正好能看到日本人四、五十年前是什麼樣子，對現在的樣子也可以更加了然，說不定還值得眼下很有點不可一世的中國人借鑒。

<<東京灣閒話>>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